

浙闽古道上的古村——淡竹

□ 闾建华

在高坪乡避暑时，趁机寻访了周边的古村古迹。据茶树坪新村公路边“上溪农家乐”老板傅长富说，他外婆家所在的淡竹村，是一个古村，村中保留古民居，还有一所周氏宗祠，离此大约十来里。于是，前往寻访。

来到高坪乡的大树下，左转进入一条小巷，然后继续前行，很快就进入乡间公路。虽然是混凝土路面，但路面窄，急弯多，对面时常有车子驶来。幸好平时养成了靠右行驶和转弯前鸣一两声喇叭的习惯，只出现了一两次与对面车子狭路相逢的情况。转弯处的路面实在有点窄，需往后退一小段，略让行，方可顺利通过。

这一段路与去桃源村颇为类似，都是行走在高山之巅，有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意境。如果春秋时节来，山间晨雾漫起，车子穿林破雾而来，犹如“跃上葱茏四百旋”。到山顶后，又盘旋而下。两侧之山，崖高峻陡，弯道极多，好像抗战时期滇黔公路的“二十四道拐”。

下山行到山腰处，转弯，前面豁然开朗，有一大块空地，前方隐约露出几栋楼房，我估摸着应是快到了。再拐个弯，进入一个大停车场，一问，果然是淡竹。又问，村名何以叫“淡竹”？他们憨厚地笑着说，祖上传下来的，不知道原因，一直就这么叫。停车场估计是当年生产队的晒谷场改建而成。高坪经营民宿的村子大多都是这样，否则山村道路狭窄，停车、掉头都是个大问题，这也算是因地制宜吧！

淡竹村位于半山腰的一个凹陷处，背靠大山，面向山间盆地，形似罗圈椅，果然是个藏风聚气的宜居之地。

沿村路进去，迎面就是一栋古建筑，即“淡竹精厦”。经村民介绍，这是当年村里一位地主的宅院，一个天井，上下两厅，数间厢房，规模、格局与遂昌很多民居类似，但门梁、柱、石鼓均有精美的石雕，异于寻常民宅。古宅已多年无人居住。

淡竹村村民大多姓周，为同姓聚居村，紧挨着“淡竹精厦”的古建筑就是周氏宗祠。2019年，淡竹村被列入国家级“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据我观察，这个周氏宗祠是遂昌县规模较大、建筑较精致的一所宗祠。浙南一带宗祠多以两进院落居多，而淡竹村周氏宗祠有三进院落，两个天井，每进三开间，两厢房，大门由水磨砖砌成，门楣、门槛、门梁均为大条石，有精美雕刻。整个宗祠估计有三百五十多平方米。宗祠第二三进院落比第一进高出一米多，需走六七级台阶。宗祠第一进院子，背靠大门，建有一个大戏台，戏台正对着最后一进院落的神龛，非常符合东西方戏曲（戏剧）自诞生之初，都是既为“娱神”，又为“娱人”而设。

据村民介绍，明朝时，本村周氏已建过宗祠。这所宗祠是清代所建，而村民应该在元朝就已经聚族而居于此，那时应是从本县大柘镇迁居而来。在这之前的村民应该从江西迁来。周氏是遂昌大姓，人口多，分布广，分支多。宋、明、清三朝，周氏是遂昌县科举大族，人才辈出。如果细细研究遂昌周氏历史，或许可以折射出中古以后遂昌移民史的很多问题。

周氏宗祠外侧的白粉墙上，至今保留了红军时代，粟裕、刘英领导的红军挺进师的标语墙。为避免日晒雨淋和剥蚀，当地政府已经用玻璃罩保护起来。标语共十条，自右至左、自上而下书写，大部分文字尚清晰可辨，内容是当年我党在红军时代提出的十大革命纲领。浙西南所属各县在1935至1937年间，是粟裕、刘英率领的红军挺进师（由方志敏、刘畴西、寻淮洲等率领的红军集团在安徽黄山谭家桥、江西怀玉山失败后，突围到浙江的余部数百人改编而成）进行浙西南、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基本区，各地红军标语保留了不少，但像这样书写完整、内容丰富的革命纲领，还不多见，弥足珍贵，已列入红色文

物的重点保护范围。

淡竹村的另一大看点是贯穿村子的古道。这条古道是浙闽古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地方史料记载，当年第一个大规模开辟仙霞岭浙闽古道的是唐末黄巢农民起义军。黄巢起义军为了南下进攻广州，曾在仙霞岭劈山开道七百余里，成功避开唐朝政府军的围剿，并从福建南下，攻占广州，继而北上，占领首都西安，迫使唐僖宗出逃四川，成为继唐玄宗之后第二位出逃四川的唐朝皇帝，不亚于一次伟大的长征。史料记载，黄巢起义军开辟的仙霞岭大道，主体部分从浙江江山开始，经过廿八都、仙霞关，直到福建浦城，并继续向南延伸。过去，沿钱塘江溯江而上的货物，在江山县清湖码头卸货，雇佣挑夫，沿仙霞岭古道运至福建浦城县西码头，转入闽江水系。这一段山区古道有一百多公里，挑担往返需要四五天，形成“江山船帮”和“浦城挑夫”两大行当。

淡竹村所在的这一段浙闽古道，正是仙霞岭古道的一个组成部分。据当地村民说，沿着这条古道到高坪，步行只有五里路。当年，这条古道曾经多次“过兵”（军队往返）。1935至1937年南方三年游击战期间，粟裕、刘英率领的红军挺进师也是从这条古道，往返转战于浙西南（粟裕、刘英领导）和闽北（黄道领导）、闽东（叶飞上将领导）几个游击区，因此才在淡竹村的周氏宗祠外墙上留下大段红色标语。因为古道穿村而过，交通便利，民国时期，淡竹村一度还作为高坪乡乡公所的所在地。当年，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赣东北）苏区主力红十军曾经占领过江山县的廿八都镇。金庸最出色的武侠小说《笑傲江湖》曾经有几章写到“恒山派血战仙霞岭”“令狐冲大闹廿八都”，都是小说中荡气回肠的情节。

遥想当年古道开辟后，北宋的王安石到福建去，走过这条古道，南宋的陆游、杨

万里、辛弃疾、朱熹也走过这条古道，明代的徐霞客也走过这条古道。南明弘光帝朱由崧时期的兵部尚书、著名戏曲家阮大铖，在降清后，为清兵前驱，攻打南明另一个政权——福建唐王朱聿键的隆武政权。为了表忠心，年过花甲的阮大铖一路小跑，登上了海拔千米的仙霞关，结果在关口上，突发心肌梗塞而猝死，就葬在仙霞关城边上。阮大铖戏曲写得好，人品却不足道，也没人去凭吊他。

淡竹村的浙闽古道，经历代维修，部分路面已换成条石，但多数还保留古道的基本格局。尤其值得一看的是，历代淡竹村村民在古道两侧种了很多树，以柳杉、红豆杉、枫树和香榧居多，高的有四十多米，树身粗壮，要三四人才可合抱。这样的古树，淡竹村至今还保留了一百多株。古道与古树互相掩映，成为村中一大景观。村民说，他们多次拒绝了外地老板出巨资购买古树的意愿，坚持不砍古树，保护了村里的一大景观。记得有位专家曾经说过，要入选“中国景观村落”，至少需要几个条件：一是村口要有一棵或者几棵古树，二是要有几本或者一套老族谱，三是要有一栋或者几栋古建筑。村民们自觉保护古树的行动，不仅保护了村里的水口树，也保护了村里的自然景观和生态，值得高度赞扬！

淡竹村后山是一片高达几百米的悬崖绝壁。地方政府在绝壁上修了一段栈道，做了一个观景台，每年都有避暑的游客清晨四五点钟起床，上观景台看日出、拍照片、做短视频，成为村中另一景。

淡竹村对面还有一片悬崖峭壁，村民称为“洋犬石”。据当地人说，过去在悬崖绝壁边上还有一所寺庙，有僧人在那里穴居岩处，面壁修行。后来佛寺圯毁，仅存遗迹。这些文化资源将来都可以考虑做进一步的深度开发。

我与一座城

□ 李倩红

穿过一条长长的隧道，眼前豁然开朗，成片的竹林和层层叠叠的茶山展现在道路两旁，坐落在这片竹林和茶山中的山城就是遂昌。

遂昌，是浙江省西南部的一个小山城。小城虽小，但魅力独具，层峦叠嶂、河流纵横、草木丰饶，别有天地。

我出生在遂昌，在遂昌长大。如果说人生是一条川流不息的长河，那这座浙西南的小山城，就是我生命的源头。

儿时，很长一段时间，遂昌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因为交通不便，城里的人出去不方便，城外的人进来也不方便。

十岁那年，家住兰溪的姑妈邀请我去她家过年。那时，遂昌到兰溪没有直达车，需要转几次车才能到。母亲打听到有一辆汽车要从遂昌到兰溪去，就让我一个人搭便车去。那个冬天很冷，山路上积着雪，从遂昌到兰溪要翻越好几座大山，走很多盘山公路。开到半路，汽车出现故障，好不容易修好了车，却耽搁了不少时间，原定傍晚到达的汽车，到兰溪时已是第二天凌晨，小小的我一路冻得够呛。

那之后，我很少出县城，从童年到少年，遂昌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遂昌很小，车费两元钱的黄包车就能拉着你绕小城一圈；遂昌很静，静得夜晚能听到野果坠落的声音；遂昌很美，美到不需要出门，站在窗边就能看到满山遍野的杜鹃花。

后来，我到金华上大学，毕业后留在金华工作、安家。那时，遂昌的交通依旧不便利，每次从金华到遂昌都要大费周折。读大学时，我带同学

到遂昌游玩。车子开在陡峭的山路上，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两位同学吓得脸色铁青。玩了一趟，两人说下次再也不来了。

当年，交通不便便是约束山区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如今，一座座崇山峻岭被一条条隧道打通，高速公路通到了家门口。原先半天的车程，现在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近年，遂昌开通了动车，随着交通的发展，家门口的绿水青山真的成了金山银山。景点一个个开发出来，民宿一幢幢造起来，道路一条条打通了。每逢节假日，外地来的车子排成了长龙，好山好水好空气，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蜂拥而至。

然而而有一段时间，由于生态保护意识淡薄，遂昌“臭水湖”“牛奶河”随处可见。被污染的小河再也不是儿时的模样，别说鱼，连草都不长了。每次回老家，我心里都不是滋味。

痛定思痛，老家开始以“美丽河湖”建设为抓手，切实保护生态。再回老家，南溪水重新变得清澈，南溪绿道成了最美骑行线路，市民随时随地可以来一趟“有氧之旅”。走在河岸，远望白鹭翻飞，近看石斑鱼水底穿梭，连珍稀的娃娃鱼也回来了。夜晚，站在闹市区仰望天空，依然能看见满天繁星。“山也清，水也清，人在山阴道上行，春云处处生”，曾任遂昌知县的汤显祖的这句诗文，正可作今日遂昌生态的生动写照。

我小时候玩耍的山岗、游泳的水库、捉鱼的小溪，如今都成了旅游景点。朋友说：“你知道吗？飞石岭如今改名叫千佛山了，人称‘江南小九寨’。”我想，那不就是我小时候跟着表哥捉螃蟹的小溪涧吗？朋友又说：

“南尖岩成了民俗摄影基地，每年春天油菜花盛开，吸引大批摄影师前来拍摄。”我想，南尖岩不就是舅舅教书的地方吗？我小时候经常去爬山。朋友还说：“高坪乡，你记得吗？大家去看万亩杜鹃，路上的车要排出去好几百米。”遂昌杜鹃花的壮观，确实是别处不能比的。有一回，我带同事到高坪乡游玩。正值杜鹃花开，整座山仿佛都被杜鹃花浓烈的色彩点亮了。那时，杜鹃花观赏还没有被开发成旅游项目。如今，杜鹃花开时节再去高坪，漫山遍野都是看花人，热闹非凡。

这几年，遂昌的发展令人赞叹：曾经拥挤不堪的小路变成车水马龙的大道，坑坑洼洼的荒地上立起整整齐齐的高楼，山野小村孕育出独特的人文景观……老家不仅环境越来越好，生态饭也越吃越香。良好的生态带动了旅游，旅游带动了经济和文化繁荣，山城焕发出蓬勃生机。梯田、云海、溪涧、丹霞，遂昌的风景频频刷屏朋友圈，遂昌成为远近闻名的避暑胜境。

儿时的玩伴在湖山乡开了一家民宿，邀请我去做客。她说，最好平时来玩，现在生意特别好，节假日的房间经常早就预订出去了。那日，我坐在她家民宿的院子里，抬头眼前是一片浩瀚无边的湖水，身后是连绵起伏的茶山，水光潋滟，有人在空蒙。民宿周边有环湖绿道，有人在骑行，有人在跑步。原本偏僻的小山村，如今成了城里人向往的“桃花源”。

青山依旧，城乡巨变。遂昌是我养我的地方，无论我在哪里，离它是近是远，我都深爱着它。

一双喜极而静的眸

入木三分的眼神
碰撞季节的枯萎
一塘的欣欣向荣
在冷冷句号中走向尽头

休止符再圆
却不能删除已烙进时空的记忆
春季里尖尖小荷的头项
曾闪着星光

夏季里肩搭着肩的碧伞
有遮一片阴凉的曾经
更有一张粉色笑脸

不爱张扬一脸的枯槁
暗藏了足下乾坤

翠鸟的眼神
也因能透视足底的乾坤
喜极而凝视

倾听绿叶的呼吸

用心灵去聆听
叶片的呼吸
它没有向天歌的颈项
没有花朵的炫耀
瞅着平扁的肺
我真想憋上几口
减少叶隙的充填
无法看到你内心的纯净
无法丈量你打扫天空的能力
我呼出的废气被你吸食、净化、加工
过滤污浊
吐出锦绣
一块咀嚼彩虹的调色板

（金志宁）